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新编汪中集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新编汪中集

〔清〕汪中 著 田汉云 点校 广陵书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編汪中集/(清)汪中著;田漢雲點校. —揚州:
廣陵書社, 2005.3
ISBN 7-80694-008-1

I.新... II.①汪...②田... III.汪中(1745~1794)—文集 IV.Z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18370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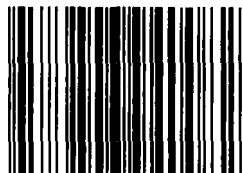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書名 新編汪中集
著者 (清)汪中著 田漢雲點校
責任編輯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 號 郵編 225002
發行部電話 (0514)7343427
網址 www.yzqlpub.com
E-mail: glss@yztoday.com
排版 揚州唐城電腦印務中心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1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94-008-1/Z·1
定價 120.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ISBN 7-80694-008-1



9 787806 940082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規劃項目
江蘇省『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新編汪中集

趙昌智題



廣陵書社

揚州學派叢書編委會

顧問：祁龍威

主編：趙昌智 田漢雲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永平 王章濤 朱福桂 林海 陳文和
張連生 曾學文 劉永明 劉建臻

汪中像

頌又卅十二歲

嗟余薄祜居賤且貧
晚獲此寶期歿吾身
存莫之奪亡或以殉
哀而誌之實唯仁人
乾隆十年乙巳江都汪中甫吳生得
定武高平懷喜噴實屬書二丁以
誠寫象自為之贊已丑五月廿九既
期即先生遺書回信沈美顏先生重
摹以奉縣之坐右以表景仰

陳



丹陽丁以誠為汪中像模印書

汪中手迹

釋契訶變君臣之心俱喜
萬榮所謂良臣也龍驤代
千面邦廷爭免誅國止戶
諤忠臣也上悅

戊午冬十月一日

容甫汪中手迹

汪中信札

探因不敢求多於人而小泉兄弟方竭力養
親更不可以稱貸貽之累現為至戚故不孤
隱情惜已而不言且望日中身若少泰即案
致百金者非難事或不疑之取之於懷衣下
多此附詞
合府安吉 端此兄弟不及另書說希
此向不一日中於予



焦循贈汪中聯

湖光
山色
都娛目

容甫老學兄嘗過北湖軒居謂余曰湖光

山色都娛目矣強余屬對并索書作楹帖

和
癖
隋
珠
弗
動
心

嗜痴之愛情不可却草應教以

博一笑

里堂焦循並識

總序

戴逸

二零零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采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

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羣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爲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爲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

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折、錄副奏折。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門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揚州學派叢書序

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學術史上，清代學術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在我國，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主流學術是以經學爲核心的樸學。揚州學派，則是清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樸學流派之一。

在清史稿和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揚州學派樸學家得以立傳者有汪中、汪喜孫、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江藩、阮元、焦循、朱彬、劉台拱、劉寶楠、劉恭冕、凌曙、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等三十餘人。如果把該學派揚州籍先驅者和異地成員計算在內，則遠不止此數。在清代學術諸流派中，羣星璀璨臻於此境者，殊爲罕見。

十八世紀揚州學派之興盛，實非偶然。除了清代中葉全國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發展較快、學術趨於繁榮這個大背景之外，與揚州區域經濟、文化的特定條件亦密不可分。

在清代，揚州是全國最具有經濟活力的區域之一。徐謙芳揚州風土記略說：『揚州地勢平衍，民性純善，四野之民業農，四郊之民業圃，沿江各洲之民業商，傍海之民業漁鹽，自昔以富庶稱者以此。』依托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勤勞、智慧的揚州人民創造了異常豐厚的物質財富。清代揚州的支柱产业，一是鹽業，一是運輸業。在乾隆年間，僅『淮鹽正課』一項上繳國家的銀兩即達四百萬兩之多。所以，當時人曾經感歎：『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兩淮鹽法志）而運輸業，據欽定戶部漕運全書記載，自順治年間開始，通過揚州轉輸的漕糧多達三百二十萬石左右，約佔全國漕運量的八成。鹽運，在全國也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額。發達的區域經濟，是揚

州文化事業發展的保障。柳詒《江蘇書院志初稿》記載：『兩淮鹽利甲天下，書院膏火資焉。故揚州之書院，與江寧省會相頡頏，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廣陵三書院，省內外人士咸得肄業。』當然，區域經濟對文化事業的支撐，絕非祇此一端。

揚州還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其學術淵源之深遠為世所公認。西漢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其思想在當時和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亦開創揚州一地之學風。隋唐揚州籍學者曹憲、李善研究文選，形成了名震京師、影響及於全國的『文選學』。南唐廣陵人徐鉉、徐鉉兄弟校正說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學家罕能及之，被學界稱為『大小徐』。宋代海陵人胡瑗精通經學，開理學之先聲，並以富有新意的『蘇湖教法』顯著地影響了全國的文化教育。安定書院之命名，寓有紀念和繼承這位先賢的美意。

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揚州學派纔可能在清代躍然問世。

揚州學派在許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傳統的經學研究，以清代為總結階段。阮元主持編纂的皇清經解、經籍纂詁、十三經註疏校勘記，對於綜理經學文獻，推動樸學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中華書局精選清人十三經註疏二十四種，其中揚州學派的著作有六種，佔四分之一。這不妨作為評估揚州學派經學成就的一項指標。傳統小學，以清代為高峰。戴震、段玉裁、高郵二王為其傑出代表。尤以高郵二王在詁釋古代虛字等方面的成果與方法，影響深廣，即便在現代也被學者奉為圭臬。諸子學在乾嘉以後走向復興。汪中研究墨子、老子、荀子及賈誼新書，見識卓爾不羣，開風氣之先。揚州學派在文學、史學、地理學、數學、金石學等方面的實績也斐然可觀。王國維通觀有清一代學術，嘗謂清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晚清之學新。證之揚州樸學家之事實，這是不刊之言。

獨特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淵源，賦予揚州學派鮮明的學術特徵，概而言之，就是張舜徽先生所說的『通』字。這種『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講究訓詁考據與義理的貫通。揚州學派學者把考據訓詁視為治學的根柢、通經的橋梁，他們反對臆說，使用樸學的方法，對古書舊義作有條不紊的組織，實現文字訓釋的融會貫通，對經籍的詮釋作出巨大貢獻。二是堅持『道』與『藝』兼重。揚州學者求為『通儒』，其重大成就和突出長處，在於不僅致力

於發明古經之本義，還大力發明和發揚早期儒家重視實用之學的傳統。阮元輕看『世之習課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推崇顧炎武以『經史』之學統『經濟』之學。汪中之爲學，視野開闊，經學、文學之外，兼擅史學、文獻學、輿地學；焦循著加減乘除釋等數學著作、李翁醫記等醫學著作、北湖小志等史地類著作、花部農譚等文藝類著作；阮元著疇人傳，系統記載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創造發明，都具有自覺的致用意識。三是重視『日新』，反對『據守』。爲時代變化所感，揚州學派學者多具有注重發展變化的理念。焦循無論是闡明性理、討論經學，還是教誡弟子，都經常強調事物之變化不居、前進不止。他不獨對古人之說不輕信盲從，對當時學術界以考據、漢學、宋學相標榜的習氣，也予以尖銳批評。

自清末以來，學術界對揚州學派的研究未曾中斷。有學者統計，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已刊的揚州學派研究論著多達四百餘篇（部）。最近十年，揚州學派研究愈加活躍。海內外都有高校和研究機構立項研究揚州學派，海峽兩岸多次開展學術交流，舉辦專題學術研討會。揚州市和揚州大學的專家學者還發起成立了揚州學派研究會。我們認爲，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深入研究揚州學派的積極意義愈加彰顯。其一，研究揚州學派求真務實、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及其在促進中國學術風氣轉變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有助於正確認識揚州學派應有的學術地位，完整把握中國學術發展的歷史進程。其二，揚州學派學術成果衆多，但是利用遠遠不夠，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獻藏之深閨，世所罕見，深入發掘、研究揚州學派文獻，無疑有益於促進學術事業的繁榮。其三，揚州學派學風優良，篤志博學，躬行實踐，求同存異，不事張揚，展開對揚州學派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宣傳，有助於矯正今日學壇浮躁之氣，對學人爲學，乃至對政要爲官和普通百姓爲人，不無啓迪。其四，海內外學界對揚州學派研究具有很高的熱情，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共同做好揚州學派研究這篇大文章，有助於促進學術交流，擴大城市影響，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揚州學派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雖已取得可觀的成績，已經刊行的揚州學派代表性論著有數十種，這是開展研究的良好基礎。但是依然存在諸多不足：揚州學派不少文獻絕版已久，稿本、抄本未經刊行者尚多。已經出版